



跨度·非虚构文库

李润杰传

LIRUNJIE
ZHUAN



张
丽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度·非虚构文库

李润杰传

张丽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润杰传 / 张丽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 6
(跨度·非虚构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9167 - 2

I. ①李… II. ①张… III. ①传记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9821 号

策 划: 江家顺 张小欢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4.5 插页: 4

字 数: 44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人民艺术家李润杰



解放初在西安



1964年演出剧照



体验生活



演出剧照



授课中



与儿子李少杰同台演出



与日本友人岡本文弥

目 录

冰雪净聪明（一）	1
冰雪净聪明（二）	26
人生值艰难（一）	57
人生值艰难（二）	85
存者且偷生	100
避人乞食宁非痴	140
千锤百炼始成钢	159
戚戚归故里	177
蝉蜕尘埃外（一）	194
蝉蜕尘埃外（二）	215
蝉蜕尘埃外（三）	231
雄鹰初展翅	246
功成名就赤子心	266
忠诚印寸心	304
老骥伏枥志千里	342
传承创新竹韵斋	360

冰雪净聪明（一）

公元1917年，农历丁巳年。

这一年，俄国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统治俄国长达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彻底覆灭。

这一年，在中国，胡适和陈独秀联手倡导新文化运动。

这一年，在中国，张勋进京拥立前清废帝溥仪复辟，旋即被段祺瑞讨伐，溥仪再次下诏退位。

这一年，在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这一年，出生的孩子属蛇。

这一年，在天津武清，距县城南关五里的大桃源村，身怀六甲的李家媳妇高克敏领着女儿李玉芳在地头捡柴火。

此时已是四月天，初春的北方，依旧荒凉。但饱受风寒侵袭的树木已经现出绿色，小草也开始争先恐后地探出头来和世界打招呼。万物已经做好了复苏的准备，等待花红柳绿的到来，迎接着即将上演的姹紫嫣红。

河里的冰冻已经开化，风儿吹动着河面，传达着生命的气息。只是这风还夹着未走的寒意，吹得衣衫单薄的娘儿俩直打哆嗦。

高克敏心疼女儿，随手摘下脖子上的围巾给玉芳戴上。

“还是不该这么早就把棉衣裳给脱了。倒春寒的天可也还冷着呢！这都过了清明了，天还没点儿暖和劲儿。”

女儿懂事，伸出小手拦住了她。

“娘，我不冷。头巾还是您戴着吧，小心回头再把弟弟给冻着了。”

小姑娘的话，让高克敏觉得感动，又觉得好笑。俯下笨重的身子，给玉芳把围巾扎好。

“娘现在肚子里揣着个小火炉呢——丫头啊，你怎么就认定娘怀的是弟弟呢？给你生个妹妹不好吗？到时候你也有个伴儿。”

玉芳笑着撇撇嘴。

“爷爷奶奶和爹，都喜欢男孩，所以我也喜欢。弟弟也是伴儿啊！奶奶说了，等弟弟长大了，就是咱们李家挑大梁的小伙子，到时候他能护着爷爷奶奶、爹和娘，当然还有我。”

小姑娘说得认真。高克敏听着闺女的话，心里热乎乎的。

闺女就是妈的贴心小棉袄。其实自从怀上了孩子，高克敏的心里一直压着一块大石头。

女人嫁给男人，除了要孝敬公婆、伺候好丈夫，更重要的是要为婆家传宗接代，生下一个男孩。因此高克敏无时不想，无时不求老天爷保佑让她生个男孩，让李家根深叶茂。

说起李家，在这大桃源村也算是个大家了。听老辈人说，老李家是从燕王扫北时迁移过来的，这样算也有几百年了。

李家多少辈儿都是受苦的庄稼人。到了高克敏公公这辈上，他家这枝儿，只有他哥儿一个。

当然，叔伯兄弟倒是有几个，相互之间走得还算融洽。等到了李永顺这辈，他们家里又是一根独苗，男丁只有李永顺一个。

高克敏第一胎生的是个丫头。当时高克敏就有点儿失望，只是李永顺不但会安慰人，而且特别喜欢这个丫头。公婆也通情达理，一个劲儿地说：“第一胎生个丫头好，长大了能帮着娘带弟弟。你们都还年轻，不怕，再生肯定是小子。”

一晃好几年过去了，这肚子也不见动静，虽然公公婆婆没说过什么，可高克敏心里一直不是个滋味。要不是家里穷，她甚至都想找个郎中给瞧瞧，究竟是为啥，还就怀不上个娃娃了呢？

天随人愿，去年这肚子终于有了动静。家里人高兴，高克敏更高兴。

可随着这肚子一天天大了，烦恼也就又来了。

虽说还年轻，也不是生了这个就生不了下一个了，可高克敏就是希望这一胎能是个小子。

高克敏不识字，却知道一女一子凑在一块儿念个“好”字。再说了，家里就靠着租的几分薄地，还有公公平时干点儿泥瓦匠的活儿，丈夫给乡里的红白喜事当吹鼓手，偶尔打点儿零工，挣点儿散钱过生活。就现在这个家境，要是生上一大堆的孩子，那可也算不上是有福气的事！

这样的心思，在当时的农村，要是说出来肯定得让人笑话。多子多福嘛，这老话都说了上千年了，怎么到了你高克敏这儿还就变了味了呢？

可高克敏就是这么个性格。她想事儿就是和一般的人不一样。就连对肚子里这个孩子，她也有她的打算。

只要是个小子，她这个当娘的不管怎么难，也要让他念书识字。可不能让他和祖辈一样，就窝在这大桃源村，种一辈子地，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日子。

高克敏不是看不起庄稼人，她经常会不时地问自己，像我们这些老实巴交的庄稼人，难道就得憋憋屈屈地过一辈子啊？就得靠啃地皮活着吗？她不想认这个命。

说话间，柴火捡了有一大抱了。高克敏蹲在地上，吃力地把它打成捆，然后背上肩。再看看玉芳提着的小篮子，也枝枝杈杈地装满了。

“今儿个捡得不少，咱这就回家吧，丫头。”

高克敏边说边转身。玉芳乖巧地点点头，跟着娘往村里走。

刚走了几步，迎面远远地跑来一个汉子。

玉芳眼尖，立刻笑着喊：“是爹！爹！”

眨眼间李永顺就跑到了她们娘儿俩跟前，二话不说，伸手就把高克敏身上的柴火拿了下来。

“你这个人啊！说话没几天就该生了，咋还背这么重的东西？前个儿我刚整的柴火垛，家里又不是没柴烧。”

李永顺有些埋怨地看着妻子，高克敏忍不住笑了。

“哪还那么娇气了？就这点儿东西咋还就背不动了？你看谁家娘儿们怀了孩子，还非得在床上躺着不成啊？你不是和三叔他们一块儿去徐官屯赶个白事儿吗？咋还没走呢？”

“正准备走呢，不就瞅见你了吗。先让三叔他们等会儿，我先帮你把柴火送家去。”

李永顺说着便低头，准备扛那脚边的柴火，却被高克敏一下子拦住了。

“快别婆婆妈妈了，身子咋样我心里有数。让三叔他们等着多不合适，赶紧走你的，我跟玉芳慢慢溜达着就回去了，真的累不着我。”

李永顺有些犹豫，可看妻子这么坚决，也就没再坚持。再次抱起柴火捆，帮妻子搭在肩上，又捏了捏女儿冻得有些发红的小脸。

“那就回去吧——大芳啊，路上扶着点儿你娘，别让她走太快了。爹得两三天才回家呢，娘要是不舒服了，记住赶紧叫奶奶啊！”

玉芳乖巧地点点头。

“爹，您放心吧，我都记住了。”

“好孩子，爹回来的时候，给你买糕干吃——芳儿他娘，那我就走了啊，你……”

不等李永顺说下去，高克敏笑着推他。

“快走，快走！你可是把我给磨叽死了！我要是生了儿子，可千万不能随你这个磨叽劲儿！”

李永顺也笑了。跟妻子和女儿摆摆手，快步向村外走去。

.....

没一会儿，高克敏带着女儿回到了家。

虽然只有几间破旧的泥瓦房，但李家人还是把它收拾得井井有条。不大的小院子打扫得一尘不染，柴火垛码放得整整齐齐。

高克敏卸下肩上的柴火捆，还没往柴火垛上放，婆婆李氏就从屋里出来了，二话没说，三下两下就把柴火码放整齐。

“瞅见永顺了没？他说去徐官屯之前，先帮你把柴火扛回来。结果是走拧了吧？”

“没走拧，我让他赶紧去找三叔他们了。柴火都不沉，我拿得动。”

“你可不能太逞强。算算日子也是快生了呢。从明儿个起，你还是少往外面跑了，回头再把我家大孙子给生在道儿上。”

奶奶说完自己就乐了。高克敏也笑了。

自从嫁到李家，高克敏一直就挺知足的。虽然说穷，可这一家子人心眼儿善，待人实在。

高克敏是个急脾气，当闺女的时候她娘就总说，到时候要是嫁了个厉害婆家，有你好受的！

结果就嫁给了李永顺——一个老实巴交、对老婆知冷知热的丈夫。

结婚这么多年，俩人连脸儿都没红过。家里穷，也买不起啥，可就是喝碗粥，他也要把稠的多给老婆舀几勺。

公婆也厚道，大事小情，从不跟小辈儿计较。尤其是婆婆，对高克敏就跟对自己孩子一样，啥钩心斗角、婆媳不和的事，在他们李家就从来没有过。

婆婆是真心喜欢高克敏。从她进门第一天就看对了眼儿。高克敏的直性子，配上她的飒利，让婆婆特别满意。

在李氏看来，儿子李永顺是个肉性子，脾气又绵。这么窝囊的脾气要是再配个一巴掌打不出个屁的媳妇，这日子还不得过得窝囊死了！

所以每当有人跟李氏说，你家永顺媳妇太厉害的话时，她就马上回应说：“你们知道啥叫好姻缘不？脾气禀性差着样儿的才是好姻缘！俺儿媳妇厉害归厉害，可通人情，讲理！他们俩呀，这叫缺啥补啥！”

相互包容，相互礼让，家里穷，但彼此没有埋怨。虽说李家穷，可这穷日子照样过得和睦美满。

跟其他三个叔伯兄弟比起来，老李吹拉弹唱的技能弱了些，可他还也有

个挣钱的本事——泥瓦匠的手艺，也是在十里八乡小有名气的。周围有个什么活儿，修房盖房，都少不了他的身影。这不，杨村县城东头的土地庙要整修，特意找了他去呢！

晚上，吃饭的就娘儿仨。一锅掺了不少野菜玉米粥，看着还挺稠的。

高克敏一碗还没喝完，李氏就把锅里剩下的都给她盛上了，足足有大半碗。

“多喝点儿。眼瞅着就该生了，得攒点儿力气。”

李克敏也没推辞，喝了几口，又往玉芳碗里匀了几勺。

一顿饭没一会儿就吃完了。婆婆赶着让高克敏带女儿回屋歇着。

看看灶上也没啥特别要拾掇的，高克敏推辞了两下，也就听了婆婆的话，回屋了。

乡下的夜晚，安静异常，除了几声狗叫，只有风声在人的耳边凌乱着。

庄稼人舍不得点灯耗油，借着窗外的点点星光，李氏几下就把灶台收拾得利利索索的。

一阵阵有些清冷的小风吹进来，让人觉得有些寒意。今年的春天来得晚，眼看都过了清明了，可早晚还是挺凉的。

隔着门帘传来高克敏母女俩的笑声，听得李氏心里暖暖的。这穷家破屋的，日子过得贫寒，可就是总有个喜庆劲儿。

这就行啊，人活着就靠个心气，有了心气，才有向上奔的希望。

话说过不了几天这家里就该添人进口了，虽说又多了张嘴，日子估摸着也更艰难了，但这终究是件喜事。

看着儿媳妇的肚子一天天地大起来，也不知怎么的，李氏这心就是跟往常不一样。就觉得跟这个还没见过面的孩子有缘，不管是个小子还是丫头，她都特别期待。

正琢磨着，突然屋里传来玉芳有些惊慌的喊声：

“娘，娘！咋了这是！奶奶！奶奶……”

李氏的心一惊，放下手里的东西就往屋里跑，在门口跟惊慌失措的孙女撞了个满怀。

“奶奶……”

小女孩已经下了炕站在门口了，声音里带着哭腔。

李氏的一脚已经踏进大门，屋里也没有一点儿亮，黑黢黢的，可她看见了歪在被垛旁的高克敏，那苍白的脸，强忍着疼痛挂着的微笑。

看见婆婆进来了，她赶忙说：

“娘，看样子是要生了！这小子可真利索，说来就来了，连个喘气的空儿

都不给我，呵呵！”

李氏很冷静。

“没事，利索好！省得让他娘受罪不是。生老二比起生头一个肯定会少受罪，克敏你放宽心，有娘在，啥事都没有。”

李氏边说边利索地上了炕，扶着高克敏躺下，又吩咐玉芳，快去隔壁找三奶和四奶来。

玉芳答应着就往外跑。一分钟没耽误，很快就把三奶和四奶找来了，跟着来的还有两个婶子。

几个人一进小院，就看见屋子里点上了灯，还有高克敏发出的呻吟声。

谁也不敢耽误，都疾步往屋里走，还没进屋，就听李氏说：“破水了，已经破水了！”

玉芳又惊又怕，她不懂什么叫破水了，只是听奶奶的口气，判断肯定是出了大事。于是不停脚地跟着大人往屋子里跑，却被小婶子一把拦住了。

“小孩子不许进去，你就在院子站着。不用害怕，过不了一会儿，就有小弟弟出来跟你玩儿了。”

家里一下子就热闹了，连灶间都点了灯。

小婶子在烧水，二婶子出出进进地端水。

一盆血水倒了，一盆清水端进去，又是一盆血水、一盆清水……

玉芳吓坏了，倒的都是娘的血吧？娘流了这么多的血，该多疼啊！

屋里一直传来从不喊疼的娘控制不住的喊叫声，玉芳忍不住哭了，小心翼翼地走到烧水的小婶子身边，拉了拉小婶子的衣角，轻声说：

“小婶儿……小婶儿，俺娘……俺娘她……我不要小弟弟了，行不行？”

忙碌的小婶子没听清玉芳的话，有些烦躁地把她的手打了下来。

“快院子里站着去！啥小弟弟啊！也许还是小妹妹呢！”

玉芳倔强地摇了摇头。

“就是小弟弟，小弟弟劲儿大，才会折腾得娘这么疼。”

又端着一盆脏水出来的二婶子听了玉芳的话，笑出了声。

“净说傻话，生你的时候，你娘比这还受罪呢！你随你爹，黏糊种儿，骨缝开了一半就不开了，耗了一整天，你娘啊……”

二婶子的话还没说完，伴着高克敏大声的喊叫，一阵婴儿的啼哭宛如天籁，划破夜空。

二婶子端着盆快步跑进里屋。小婶子也站起身跑到门口，隔着帘大声问：“丫头小子啊？”

李氏透着开心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小子，大小子，大小子！呵呵呵！”

站在小婶子身后的玉芳也开心地笑了。脸上的泪水还没干呢，可就是想笑了呢。

自己有弟弟了！

“李家终于有后了”，这话是奶奶和娘爱说的，玉芳不太懂，但她知道这是件大事。如今娘终于把这件大事给完成了，真好！

.....

得知儿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正在大庙上屋顶的老李高兴得嘴都合不上了。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跟管事的告了假就往家里跑。

老李终于知道啥叫心情好得要上天了！那真是一路上瞅到啥都觉得顺眼，就是让人碰了跟头都不觉得疼。

赶巧那天县城还有集，老李把口袋里仅有的几个钱都花了，买了小米，买了鸡蛋，还买了个拨浪鼓。

每买一样东西，老李都忍不住告诉人家，自己有了个大孙子。就爱听那句恭喜恭喜，怎么听都听不腻啊！

快进村的时候，恰巧就遇见了庞秀才，老李一把抓住他，满脸堆笑地说：

“你说咋就这么顺气呢？想谁他还真就能遇见谁。庞先生，我这还想专程去找您呢，就这么巧，还就遇上了。”

前朝秀才庞功英，是周围一带最有学问的人了。说起来，也是寒门学子出身，没根没基的，即使考取了功名也做不了别的，在大桃源村开了间私塾，日子过得也是苦巴巴的。

庞秀才人好，除了有些知识分子的酸腐劲儿，总的说来还是个非常和善的人，没什么架子，村里的人谁有个什么事求到他，他从来都不推辞，能做的他都做。

如今见老李笑得嘴都合不上了，庞秀才就知道他想干啥了。

“永顺媳妇生了吧？是男丁？”

“对啊！对啊！带把儿的！呵呵！我就是想让先生给孩子选个大号。您是秀才，有学问。孩子这辈呢，中间是个玉字，您看叫个啥好？”

庞秀才表情很认真。

“先前永顺媳妇帮内子做针线时也曾经提过这事儿，她说如果是个男丁呢，就一定要读书，只有那样才能光宗耀祖。既然家里有这个想法，我想就要个“奎”字吧。这个字它有讲究。奎是白虎星宿的第一宿，奎宿主的是文章。再加上孩子名中间的字是个玉，玉字本身就是含有美好高贵的意思，两个字连在一块，预示着他一定会是前途无量的。”

老李只会乐，就算听得不是很懂，还是很开心。说到底就是个好字呗！光宗耀祖谁不愿意啊！就算不光宗耀祖也没啥，只要能吉利，只要这孩子他能活得比自己好，比他爹好，就成！

“好，就叫个玉奎！李玉奎！好听、响亮！还吉利！光宗耀祖，太好了！那个啥，庞先生，能不能再求您个事，把这三个字给俺写下来成不成呢？”

“没问题。你跟我回家，我写给你。”

.....

“李玉奎”，拿着庞秀才写着这三个字的纸，老李看了又看。简简单单的三个字，承载的或许就是李家的未来和希望。

春风拂面，凉意中渐渐带了些暖意。一路急着往家赶，老李还穿着棉衣的身体开始有些燥热了。

远远地可以看见家了，依旧破烂衰败地杵在那儿。

老李心想：就算破，那也是家；就算穷，我们也还有希望，有奔头。我的大孙子李玉奎来了，我们李家又添了个爷们儿。我们李家是穷，可我们有手有脚，我们健健康康，我们干活儿都不惜力气，我们都是好人！菩萨啊，老天爷啊，土地爷啊，关二爷啊，你们都看在眼里了，你们会保佑我们的，会让我们李家越过越好，吃饱穿暖的。等到我的孙子李玉奎成人的时候，我还不算老，还有把子力气，到时候，我一定给他盖个像样的宅子，看着他娶媳妇，生儿子，给我生个重孙子，让我李家四世同堂。

这些想法，让老李更热了，简直都有些热血沸腾了。

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怎么变化，不懂得这样的变化，会给他后来的日子带来的是什麼。他就是一介草民，他就想过上安稳的日子，子子孙孙，吃饱穿暖。

此刻老李的心，和这万物生长的春天一样，充满着生机和希望。

.....

一晃三年过去了。

那一年，春节来得晚；那一年大旱，一冬天没下一场雪，李玉奎三岁的生日都过了，也没下一滴雨。地都开始拔裂了，庄稼人愁得不行。

据史料记载，1920年中国北方发生的特大旱灾，对中国近代影响极其深远。这是中国进入民国以来，发生的第一场特大荒灾，造成的影响极其惨重。

它虽无“丁戊奇荒”延续的时间长，但却被称为四十年来未有的奇荒。庄稼大面积绝收，华北地区赤地千里。

为了活命，山上的草、树上的叶，都被人们吃得一干二净。为了活命，不少人流落他乡，行乞要饭，甚至卖儿鬻女。到1921年底，冻死、饿死的灾

民不计其数，饿殍遍野的惨状在华北大平原随处可见。

李家只租了几分地，交租以后，能留下的本来就不多，赶上丰年还好说，要是遇上个灾年，那日子可就更难了。

从进了腊月，李永顺就没在家待一天，四处赶会挣点儿小钱，直到过了正月十五才安生下来。

李永顺回来了，老李又拿着工具上路了。

眼看着今年的年景这么难熬，不抓紧挣几个活钱，一家子真的只能赔等着挨饿了。

看着爷爷拿着家伙，背着行李卷就要出门，小玉奎挠着小手嗵嗵地跑到爷爷的跟前，把一块早晨奶奶给的饽饽直接就往爷爷的手里塞。

“爷爷，你带上吧！可好吃了，刚才我掰了一点儿尝了。”

饽饽缺了小小一角。看着那小小的一角，老李心里酸酸的。

俯下身子拍了孙子的小脑袋：

“乖宝儿啊！这饽饽你留着吃，爷爷出门干活儿，整天都有饽饽吃，你甭惦着啊！”

爷爷又把饽饽放到了玉奎的小手里，握着冰凉邦硬的饽饽，玉奎还是挺犹豫的。

“可爷爷你还得走老远的路呢。奶奶说爷爷要走快一天的道呢，爷爷早晨就喝了碗粥呀！”

玉奎虽然只有三岁，但他比别的孩子聪明、早熟。

老话总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玉奎这么小就懂得疼人，懂得孝顺长辈。这让李永顺和高克敏当父母的很是欣慰，也很是心酸。

孩子从生下来，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吃饱饭的时候一个巴掌都数得过来。那么周正水灵个大小子，跟旁的孩子比，要小上一圈，虽然也是个俊孩子，可就是显得弱吧，说到底就是营养不良，就是食水不到啊！

好多时候，夜深人静了，高克敏睡不着，就眼盯眼地瞅着熟睡的儿子看，直到看得眼睛都湿了。

李永顺看见了，也不说话，叹口气，转个身，闭上眼睛继续睡。他知道妻子为啥难受，因为他也难受。可有啥法呢？整天不识闲儿地干，可就是挣不上个温饱，这到底是为啥？

几辈人都想不明白的事，李永顺当然也想不明白。这就是命吧，咱就是这受穷的命，只能认了。

高克敏也认命，可就是不甘心。尤其是不甘心自己怀胎十月，辛苦生下的孩子，还是这个命！她想跟老天爷争一争，她想替她这个聪明又乖巧的宝